

徐州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兵家必争之地和交通枢纽,与马有着深厚的因缘,孕育出了戏马台、马市街、马场湖、倒马井等众多带“马”的地名。不完全统计,全市这样的地名多达300余个。

马年将至,今天聊聊徐州与马相关的地名。



位于三堡镇的信使雕塑。

以马命名的山川湖泊

以马命名的山峰,铜山区汉王镇与泉山区湖滨街道,各有一座马山,均以形得名;贾汪区境内则有三座马山并峙;睢宁县与新沂市亦分别有马山与马陵山,点缀于徐州东部大地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铜山区利国镇的马山,此山原名盘马山,相传为汉高祖刘邦纵马驰骋之地。北宋著名诗人陈师道任徐州教授时,专程来此探访,并赋诗《盘马山》抒怀:“耕桑伐饱曾经,庙毁村荒不乞灵。尚有君王盘马迹,至今草木不能青。”诗句勾勒出历史的烽烟与自然的沧桑,为这座山峦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。

以马命名的河流,鼓楼区有荆马河,睢宁县有徐马河,邳州市、新沂市和睢宁县各有一条白马河。荆马河北起荆山,南至马场湖,两地各取一字,因此得名。邳州市白马河,发源于铜山区单集镇白马湖,流经邳州市八义集镇和土山镇,入房亭河。新沂市白马河发源于山东省郯城县西北的马陵山区,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沂河,全长50多公里。睢宁县白马河发源于白马山,全长31公里,经岚山、桃园、官山等镇流入潼河。

以马命名的湖泊,有马湖、马场湖、马厂湖、白马湖和骆马湖等。马湖坐落于铜山区徐庄镇,湖泊虽已淤积湮灭,但湖畔的马湖庄仍述说着往昔的水乡风貌;马场湖位于鼓楼区,在九里山的南侧;马厂湖地处铜山区汉王镇,湖泊虽同样淤塞,但湖边的马场村却以地名延续了历史印记。马场湖和马厂湖这两个地方明清时期都是养马的场所,背后藏着战马嘶鸣的往事,述说着徐州作为“北国锁钥”的峥嵘岁月。

骆马湖是徐州新沂市与宿迁市宿豫区的共管湖泊,清代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航道,承担着南北漕运的关键职能。公元1762年,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途经此地,有感于湖光水色与漕运之利,挥毫写下《骆马湖》诗篇:“当春资济运,行潦藉归川。实有关闾里,要惟慎节宣。桥横下口处,帆挂远天边。几度思长策,致艰利加田。”诗中既描绘了早春雨水汇流,滋养运河漕运的生机景象,又强调了对湖水排放需要节制,以防泛滥伤及农田的治河理念。

以马命名的泉水,铜山区柳泉镇有马刨泉和饮马珠泉,汉王镇有马扒泉,这三口泉均述说着楚汉争霸时刘邦征战南北的烽烟往事。马刨泉位于二郎山北侧,史料记载还称马跑泉;饮马珠泉位于高皇村东侧,泉池溢水如注,晶莹剔透,世传汉高祖刘邦曾经饮马于此;马扒泉位于汉王镇刘邦拔剑泉南侧。公元前205年,刘邦在彭城大战中败北,率残部逃至丁塘山下,人困马乏,饥渴难耐,绝望之际刘邦拔剑刺地,仰天长叹“天亡我也”,不料剑拔出时,泉水随之喷涌而出,形成了拔剑泉。与此同时,他的战马也用前蹄奋力扒地,竟也刨出了一眼清泉,这眼泉便被称为马扒泉。另外,徐州境内还有两口白马泉,一在东洞山北侧,一在张集镇闫窝村西北角。

马年话马

——徐州地名中的马文化

以马命名的传统村落

以马命名的村落就比较多了,有的是以姓氏命名,有的是以祭祀马王神的庙宇命名,有的和养马有关。

铜山区房村镇有马家村,邳州市戴圩街道有马家,丰县常店镇有马楼村,铜山区伊庄镇、丰县赵庄镇、沛县汉兴街道、睢宁县桃园镇、新沂市马陵山镇等都有马庙。

各县各区几乎都有马庄。铜山区柳泉镇有东马、西马、南马、上马和望马村,这些村庄均以姓氏命名,它记载了明朝的时候因洪水泛滥,百姓逃难

的一段历史,山东滕县的马万重在家园被山洪冲毁后,携二子马云和马雷南下落户微山湖畔。先有上马村,由于家族人丁兴旺,后产生东马、西马、南马、望马五个村庄。

静水深流,默默耕耘,马氏家族低调行事,即使人丁兴旺,名人辈出,在当地姓氏顺口溜中也找不到马家的影子:“降山的周,磨山的王,塔山的刘家也不瓢,就这样也赶不上山西一群杨。”这五个地名不仅承载着一段迁徙的历史记忆,也成为徐州马文化地名谱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。

彭城七里的四处胜迹



户部山戏马台。

在彭城七里这条徐州历史文脉上,马文化贯穿南北:马跑山、戏马台、马市街和倒马井,共同述说着徐州与马的永恒传奇。

马跑山,又称马棚山,位于彭祖园内,一山两峰,今改名为福山和寿山。明清时期为饲养和训练马匹的地方。

戏马台,徐州历史最悠久的“马”字地名,也是徐州现存最早的古迹之一。公元前206年,秦朝灭亡,项羽自称西楚霸王,定都彭城,因山筑台以观将士戏马,故得名“戏马台”。

戏马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,引来无数文人凭吊。李白诗:“山从图上见,溪即镜中回。遥羨重阳作,应过戏马台。”苏轼《送郑户曹》:“水绕彭城楼,山围戏马台。古来豪杰地,千载有余哀。”明代诗人闵齐仁登上戏马台,感慨万千,一篇《戏马台赋》把徐州的战略地位和项羽操练兵马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:“衡山之北,淮水之东,雄为彭城,有台其中。左顾吴郡,右瞻广陵,原隰浩渺,冈峦峻增,形胜则江重峡复,佳气则凤舞鸾腾,此项王戏马之地也。方其屠咸阳,火秦宫,振旅而东也。按剑睥睨,

海内趋风,徐威郁崛,壮心未已,叱万马而辟易,挥千人而作戏,驱龙驭虎,舞锦飞文,散若流电,合若屯云,健如临战,勇如逐北,气吐雾虹……”

马市街得名于明代正统三年(1438)。明清时期,京杭大运河经过徐州,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江苏等东南各省通往北京的驿道也经过这里。十里一铺,五十里一驿站,徐州境内大型驿站有四个,分别是利国驿、石山驿、彭城驿和桃山驿。驿站和铺递均饲养马匹,仅彭城驿饲养的马和驴就有一百多匹,明正德《彭城志》记载:“彭城驿,额设马驴一百一十四匹。马六十匹,马夫六十名,官夫四名,驴五十四头,驴夫五十四名。”徐州一度成为交通、商贸重镇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。养马业随之成熟起来,城北有马场湖,城西有马场村,城南有马市街,至今这些地名依然如故。2023年,马市街入选徐州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倒马井,坐落于徐州一中老校区的西北隅。上世纪80年代,笔者就读初中时,常听附近老人讲述此地名的由来。

相传清代骑兵曾在此地赛马,马匹到了这里转身返回,因而得名“倒马井”。骑兵出发的起点位于演武厅,该地现为和平新村东侧。演武厅,亦称阅武厅,是古代专供高级将领操练部队、举行比武及军事仪典的厅堂式场所,功能类似于现今的运动场主席台。据《曾国藩日记》记载,清同治十年(1871)九月九日与十日,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奉命赴徐州阅兵。日记详述:参与阅兵的部队包括徐州中军、城守及萧县三营,共约千二百余人,不仅检阅了队列演练,还检阅了弓箭技艺,至下午一点多阅兵仪式方告结束。

戏马台、倒马井、马市街……300多个“马”字地名就像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,共同见证了马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传承。

于克南 文/图



泉山区湖滨街道辖区内的马山。